

飞扬的青春

——忆清华文艺社团

○ 单治良

母校百年校庆之际，海内外的清华人都在筹划着怎样庆贺。作为校文艺社团的一名老队员，我也希望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清华文艺社团留给我的财富。

“误打误撞”进社团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记得第一次登台演出男女声二重唱《浏阳河》还是在幼儿园的时候。1974年底，刚刚上高二的我作为文艺特招兵走进了军营，以为“金色的学生时代，进入了历史的记程，一去不复返了”（摘自《南京知青之歌》）。改革开放，万象更新，1978年春节，正在内蒙古锡盟边境东乌珠穆沁旗参加抗雪救灾的我收到了同窗好友叶小宁的来信。他告诉我：恢复高考了！我的心立刻像长上了翅膀，坚决要求复员回家复习高考。经过4个月的突击复习，终于如愿收到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

原本以为从此就全身心地投进科学的海洋了，没想到有一天偶然路过音乐室，适逢“男声小唱组”招生，便禁不住音乐的诱惑进去看了看，结果就成了其中的一员。这个不到10人的“小唱组”就是之后清华“男声合唱团”及“合唱队”的前身。

记得当时许有美老师最早安排我们排练的一首歌是《桑塔露琪亚》，由李升平领唱。有一天排练的时候，手风琴队的梅萌推门进来说：“你们的和声不大对劲。”许老师就说，梅萌你来唱几句。听完梅萌唱歌，徐老师就去找手风琴队的颜莉莉老师商量要梅萌来小唱组。后来梅萌不仅来了小唱组，而且成为之后合唱队的第一任队长，再后来成为重新组成的学生文艺社团第一任团长。

当时文艺社团的“业务”水平与今天的“特长生”们没法比，是真正的业余水准。但是我们也在校文艺汇演中得过不少奖，其中由我和梅萌、严勇义、陈康胜一起表演的男声四重唱曾多次获奖。由我任团长、于干任指挥、郭建英任钢



1979年，男声小唱组和许有美老师等在礼堂前合影



1983年单治良在江苏演出《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拉网小调》

琴伴奏的清华大学男声合唱团还曾凭《猎人合唱》和《森林水车》在政协礼堂把北京高校合唱节的一等奖带回了家。后来，又由手风琴队的女生们伴奏参加了第一届北京合唱节，估计现在音乐室还能找到当时的获奖奖状。合唱队早期的获奖节目还有（7）6字班李锦的独舞《春江花月夜》，（7）7字班熊星的独舞《飞吧，鸽子》。值得一提的是，《鸽子》的服装是陈康胜剪裁的，伴奏曲则是由颜莉莉老师钢琴伴奏、合唱队

的王莉鸣独唱、再由音乐室的朱师傅制备成演出磁带。那时条件虽然简陋，可是大家总是兴致勃勃，好像做每件事情都充满了激情。

“开路先锋”

学生文艺社团从1981年重新组建开始，除了每年各队的汇报演出，还参加过北京市的很多汇演，其中合唱队还与北师大等北京高校多次联合演出《黄河大合唱》。我们也有幸受到严良堃、秋里、聂中明等著名指挥家的指导。其中，聂中明老师还多次亲临清华合唱队直接指挥大家排练。当时选了三个人向聂老师学习指挥，有于干、郭建英和我。不过后来我们三个人的分工是：我担任团长，郭建英担任钢琴伴奏，于干担任指挥。借清华文艺社团的光，我也曾在大大小小不下几十个舞台上由民乐、管弦乐和钢琴伴奏演出过上百次独唱。其中最高声乐专业水准的舞台当属“北京音乐厅”。

1984年，合唱队排演由管弦乐队伴奏的《黄河大合唱》，临时组成的“管弦乐队”成员分别来自军乐队、弦乐队和民乐队，还特地请来了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吕嘉担任指挥。而今，20多年过去了，吕嘉已经成为誉满全球的国际著名指挥家。

1982年暑假期间，新组建的文艺社团第一次走出北京，出访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从此担起了代表清华大学走出校门的新角色。在社团期间，我参加过的外出活动还有1983年暑假北京密云集训后赴江苏5个城市（徐州，常州，扬州，镇江和南京）的巡回演出，1985年上海复旦集训后赴福建5个城市（厦门，泉州，石狮，莆田，

福州）的巡回演出，还有1987年张家口集训后赴兰州的演出等。近30年来，清华学生文艺社团已经多次走出国门，名扬海内外。而我们作为当年的“开路先锋”，心中自然有些自豪和欣喜。

难忘的国庆节

1983年江苏巡演后，校团委文化部决定效仿体育代表队的做法，安排文艺社团骨干队员集中住宿，便于为迎接即将到来的35周年国庆集中安排开会和活动。当时，在5号楼西边隔出了几个房间，作为临时的集中班男生宿舍，后来不久又搬到了16-17号楼的连接楼处，女生则是在6号楼东边开辟了两个房间。这个从零建起的集中班有（7）8字班的3人，（7）9字班的4人，（8）2字班的3个人，大部分主力是（8）0字班和（8）1字班的，包括了“业务”水平出色而且乐于参加组织活动并带动大家的骨干队员们，各队队长，社团副团长们和继梅萌之后的历任团长，他们是8字班陈汝强（民乐队），9字班于干（合唱队），1字班董占峰（民乐队），1字班朱彤（军乐队），2字班徐瑞（民乐队）等。我当时是唯一没有担任社团干部的老队员，于是成为了集中班的第一任“班长”。但是没有人称我为“班长”，大家都称呼我“大哥”。而后来不知从何时起，以张美清和薛捷为首的女生们开始改口戏称我“大叔”。

1984年10月1日是国庆35周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轰轰烈烈举国欢庆的国庆，要在天安门广场搞大型庆祝活动。文艺社团那段时间的一项



1984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黄河大合唱



重要任务就是学习并教会更多学生跳为国庆晚会准备的“集体舞”，如《阿细跳月》等。国庆当天阅兵后的游行队伍中，学生们自发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成为了历史的一幕。而那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的欢庆队伍中，就有我们清华大学文艺社团集中班的全体队员。还记得当时礼花突然满天绽放的一霎那，我们的心情都激动得无法抑制，我当时刚好跳集体舞跳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同学对面，大家对视一眼，也顾不得那许多，就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畅游天下

从集中班开始，我的活动半径不仅超出了原来与同班同学共享的宿舍——图书馆——饭堂“三点一线”，而且超出了合唱队甚至社团的内部活动。兴趣相同的集中班队员们经常利用五一假期和寒暑假走出校园，去尽情享受青春和友谊，陶醉在田间和山野中。那时候穷学生没有什么钱，各种条件都很原始，但大家总是玩得很尽兴。

还记得1984年的五一假期，我和胡杨、朱希龙约了蔡红梅、张美清、薛捷一起去十渡。大家早上5点起来，带上水壶、干粮和吉他，先骑自行车到永定门，再坐火车。车上没有座位，我们就挤在车厢接口处的小小空间里，抱着吉他弹唱刚刚红遍全国的《童年》。列车员开始不准我们呆在那里，可后来也被我们的歌声感染，快快乐乐地哼着小调离开了。

1985年的五一假期，我又去了承德。当时由我们组织的第一届“校园通俗歌曲比赛”刚刚结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大家就一起上了火车。

当晚我们住在棒槌山山脚下自己搭建的帐篷里，又冷又渴又饿。于是我和胡杨就跑了好远到老乡处“淘”了点煤油，回来后大家支起铝饭盒煮方便面……估计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愿意这么玩了把！

1985年暑假福建演出回来，我和蒋铁兵等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由黄晓晖发起的“北京大学生青年艺术团”，号称“SYA”，到怀柔 and 北戴河等地“走穴”。不过我们的活动没有任何金钱交易，纯属与当地基层联欢的性质。我们的团里有清华、北师大、北医和北京体院的学生，还有晓辉单位的其他年轻人。还记得在北戴河演唱完《星》、《迟到》等走下舞台后，一位村干部拉着我的手说：你唱得太好啦，风格太朴实啦，朴实得像我们农民……于是薛捷和魏怡平她们就把对我“大叔”的称呼升级为“农民大叔”了。

那次演出后的密云水库之旅，给我们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回忆。当时大家知道山路有危险，每次上路之前都再三检查每一辆自行车，可是事故还是发生了：薛捷骑的自行车在一个长长的快速下坡中途突然失去了控制，刹不住闸了！她一边大声喊着：“不好啦！停不住啦！”一边径直冲了下去，转眼间就连人带车扑倒在路上。后面紧跟着的蒋铁兵他们躲开了人，却没有躲开车，连人带车从薛捷的自行车上跳了过去……

其他人只是受了点皮外伤，但薛捷已经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了。我们在路边等了好一阵子也不见有汽车路过，每一分钟都好像特别漫长。而山里的天气也是说变就变，刚才还艳阳高照，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乌云密布，浓浓的黑云好像要把我们压在半山腰，让人透不过气来。伴随着隆隆的



1985年5月1日在承德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礼花燃起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白桦乐队”

雷声，我们知道，一场暴风雨马上就要降临了。谢天谢地，一辆救命的军车路过，开车的解放军帮我一起把不醒人事的薛捷抱上了军车，由魏怡平陪同下山找医院，我们几个人则冒雨慢慢骑车下山。从小练体操长大的杨跃丽这时也顶大半个男生，她怕我们一人骑两辆车再摔跤，硬是推着两辆自行车一路跑步下的山。等我们赶到卫生院的时候，浑身已经被汗水和雨水彻底淋透，天也已经完全黑了。医生告诉我们，薛捷主要是外伤和轻度脑震荡，不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后果，大家紧张的心情才慢慢缓解下来。

我们在校内也没闲着。每到周末，就拉起“白桦乐队”到7食堂或西大饭厅搞舞会伴奏。最初仅仅是集中班的人组成乐队，后来在零字班的朱希龙和张国强考研期间，又接纳了其他爱好者加入，补充小号和贝斯。

时代的幸运儿

集中班虽然业余生活丰富多样，但是大家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毫不放松。记得当时团委时常去系里了解大家的学习成绩，集中班很多同学在系里班里的学习排名都很靠前。其实很多同学不仅在社团里是骨干，在班里或系里也是干部，学习成绩也毫不逊色，是名副其实的“三肩挑”。

清华大学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其严谨的学风。我们那个时代的清华人比外人体会更深的是其提倡的“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即使在今天新的环境下，如果把“红”广义地理解

为“时代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同样的育人纲领仍然适用）。很多同学从入校时批评清华“太刻板”到毕业时习惯了“坚持原则”，不能不说母校的“育人”影响不次于其“教书”的成就。从蒋南翔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三支学生队伍：“学生辅导员”、“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更是清华“育人”的代表作。其中很多人毕业后都继续发扬着“双肩挑”的传统，在不同的领域里为民为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华教书育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绝不是停留在口头或表面上，而是贯穿于治学和校内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谈到“体”，清华人都知道“8减1大于8”的实践和“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铭言；谈到“智”，清华是举国闻名的领跑者；而谈到“德”，清华文艺社团，尤其是社团干部，可能比普通同学体会更深。

“德”育无非是教导学生们正确的人生观。在我们那个百废待兴、重新寻找真理标准的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社会上的各种思潮都会在校园里找到土壤，很多不折不扣的崇洋媚外和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甚至攻击时政的激烈论调都会或多或少在同学中制造混乱和影响。因此在丰富业余娱乐生活，陶冶素质和情操的同时，怎样引导健康向上的积极风貌，就成了文艺社团舞台内容上选题和选材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还记得我们当年最常说的就是要担负起“时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和时代责任。

从1978年到1988年，我的清华生活是伴随了清华文艺社团的整整10年。这期间历届的校党委宣传部领导和学生部领导每年都不止一次光临指导，校团委则是直接参与和具体指导社团的所有活动。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1984年《黄河大合唱》演出后与校领导的合影。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是时代的幸运儿，现在回想起那些“励志”的歌曲，我还是觉得非常有营养：“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比那宝石还要灿烂，比那珍珠更加辉煌。若问青春在什么地方，它带着爱情，也带着幸福，更带着理想，在你的心上。”（摘自《青春啊，青春》）

藏龙卧虎

清华的学生文艺社团是个藏龙卧虎、人才辈出的地方。且不说从他们当中走出来的国家领导

人和很多企事业单位的带头人，就说说我经常如数家珍般与朋友们唠叨的集中班里的几位吧：

邱柯和胡杨属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传统中华“才子”。当然邱柯的“棋”艺略高，而胡杨的“画”艺更强。当时集中班的邱柯、胡杨和张国强都是清华校园里继7字班的白硕和穆文书之后最早的校园歌曲创作者。

胡杨在1990年出国之前，在主楼后庭办了一场个人作品演唱会。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我把心儿融进琴声里》当年由他和蒋铁兵主唱，曾经和当年歌坛上的“西北风”歌手们同台竞技。2000年感恩节我们在他底特律的家中聚会，发现他把诺大的地下室搞成了音乐录制棚，大家在那里现场演唱并制作了由他作词作曲和配器的《好久不见》音乐CD。

邱柯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组建了“音乐公社”，是很多后来从清华园里走出来的音乐名人的前辈。他写的歌词诙谐、犀利，非常有“生活”。他最早写的姐妹篇《不要对男孩要求太高》和《不要对女孩要求太高》脍炙人口，唱起来听上去都是一种享受。90年代中期的《行酒令》由尹相杰灌了磁带，是我所知的他早期的“商品”作。当然我更喜欢由邱柯和于立山弹唱的版本，韵味更足。那时我是一家美国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周末到邱柯的小屋，吃着他独出心裁的“方皮儿”饺子，于立山敲着碟子，邱柯弹着吉他，两个咬着东北腔的《行酒令》伴着56度的二锅头，甭提多惬意了！而流传最广的，当属几千万股民都熟知的《股民老张》。这首歌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股市的无情和股民的无奈，一针见血又诙谐幽默。更加始料不及的是这首歌还彻底改变了邱柯的人生轨迹，他如今成了股市一方的“教父”了。

陈浩也是个神人。他充分发挥了地球物理的钻研技巧，潜心十几年开发出了炒股软件《指南针》，在中国股市的第一波高潮中赚了个盆满钵满。现如今他又自成体系开发出了新的股市分析软件，而且定期在电视台演讲，俨然是实力派加学术派的股市专家。不知当年指导他工程物理论文的指导老师现在会怎样想。

李国华是第一个走进“湖南卫视”的北美业余“艺人”，由他创作并演唱的《妈呀，中国》红遍北美华人世界，是2010年点击率最高的网络音乐作品。

一生的朋友

1988年是我在清华园度过的最后一年。7月14日上午，舞蹈队的陶晓同学领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按照预先的计划，下午我们就办理了结婚证。两个月后，我收到太平洋彼岸寄来的博士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信件等资料，又要出发闯荡新的世界去了！办护照和签证整整拖了三个月，临走的那天下着小雪，妻一直忐忑不安，我只能不断安慰，说我一旦安顿好马上就接她过去。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的全部资金只有300美元，要想担保她去探亲，至少得先打工赚钱啊！特地来给我送行的邱柯在送给我留念的照片后面这样写道：“清歌冷暖八年情，华彩逍遥万里行。已叹亲朋零落去，更兼风雪到天明。”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共同送走了其他很多同学。大家没有更多伤感，期盼着新的挑战，就这样坦然面对人生新的一页。

初到美国的那些年，社团的同学们经常走动。我住在佛罗里达的十年中，胡杨和叶玲都至少去了三次。我们一大帮人去了凤凰城的蒋铁兵家两次，第一次是叶玲毕业，第二次是蒋铁兵乔迁新居。再后来叶玲在芝加哥结婚，我们又从美国各地飞过去给她办庆典。人数最多的一次是2000年11月底的感恩节，从国内来的梅萌和于干分别到了底特律，我们很多人也分别从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亚利桑那、纽约、新泽西、伊利诺伊等各州聚到了胡杨家。于干重蹈当年“拉面条”的指挥手法给大家练声，胡杨临时给大家分派角色，一首名副其实的表达大家心声的《好久不见》实录CD就这样诞生了。

转眼又十年过去了。大家的孩子们渐渐长大，家家都有忙不完的生活琐事。但牵动着社团同学们感情的那根神经依然是那么敏感，只要一有机会，大家还是相约相聚。就在我写这篇回忆录的同时，我们已经约好了蒋铁兵魏怡平一家下周去洛杉矶的朱希龙家一起过感恩节。

这么多年，只要有机会在校庆时回清华，除了和同班同学聚会，都一定会去看看音乐室，看看许老师，和梅萌他们小聚一下，那是一个家的感觉。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我从心底感谢清华文艺社团留给我的这些珍贵记忆。这些朋友，是我一生的朋友。📖